

说走就走

■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小山楼

A15

我们在晚上九点的时候还在穿越一座座陌生的城市,这是安徽境内,胃饿得痛起来,前面不知在哪里歇脚,全凭开车人的兴致。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两个家庭,一辆车,三个孩子。这样的旅行成了每年暑假的惯例,与孩子们的春秋游有点类似。出发的时候总是行色匆匆。大人们腿上会搁着临时从超市采购来的大包大包吃东西,从上车的刹那起,我们就巴不得赶快减负。而对于孩子们来说,他们在意的,只是在路上,车在移动,晚上可以不用住在熟悉的家里。孩子与孩子相邻而坐,也很少交流,耳机依然套着,其实只是换了一个环境继续玩手机。窗外的青山绿水,好比是玩手机的背景而已。

走过城市的灯火,听了乡村的蝉鸣,我们风尘仆仆而来,感觉是没有尽头,难怪古代的游客无聊到要写诗,长时间地坐在车上,估计跟连续多日的骑马一样,寂寞得紧。胃很痛,孩子们

渐渐骚动起来,经过长久的山路,就在一路饥肠辘辘的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,终于来到了一个号称千年历史的古村落。开车的朋友开始打电话,很快一个黑瘦的小女人从远处的房子里奔了出来。原来他事先在网上订了某家的农家菜。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进了女人家里,已有一桌人喝得起劲,男的已打起了赤膊。一问是从南京来的驴友。吃了女人说的特意给我们熬的高价土鸡汤后,又在山间的夜色里,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我们要入住的农家。这样的农家旅店只有简易装修,价格也不是那么贵,最重要的是我们退无可退,太累了,匆匆洗漱,睡下了。连个梦都没有。

天明是在朋友的大喊声中醒来的,他大声催着,说是迟了街上没早饭吃了。我们这才像梦醒了一般知道,昨夜竟是没有睡在家里的床上。我们绕着古村落走了两圈,反而有些做梦的感觉。这些一个个据说有几百上千

年历史的老屋,现在家中仅余一两老人留守,因陋就简全开发成了小小客栈,我们只顾呼呼大睡,不知晚上有没有千年老妖现身呢。

离开古村,我们又继续在山里兜圈子,路上看到有个桃花潭的标记,就想去看看。山越入越深,天开始下雨,瓢泼大雨。开车的朋友是个好手,也是个爱刺激的人,车在他的驾驭下一路盘旋而上,急,猛,时常山后有卡车从雨中急速而来,让我等的心唰一下拎到嗓子眼。又因为我们不会开车,只是蹭坐者,所以不便多言。倒是朋友的老婆会不断提醒,慢点慢点,危险危险。几乎要吵起来了。我甚至没出息地想过,完了完了,新买的房子才付了个首付。车终于抵达山顶,可惜没有桃花潭,只得一居民家,走错了路。然后我们悲伤地发现,油不够了。而居民家只有摩托车,爱莫能助。不过对方指点我们从另一条路下山,山脚下会有加油站。我们一路默默地往山

下开,说是开,不如说是半开半滑。孩子们也不玩手机了,最小的那个负责看看还剩多少油。直至终于看到传说中的那个加油站时,大家都欢呼了起来。这真是又爱又恨的旅行啊。

说走就走的旅程是不是很酷,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兴之所至开始一段旅游,其实与其说是旅游,不如说是在路上更为恰当。这里面的关键词是说走就走,随处可停,是游离于旅行社刻板行程之外的随心所欲。这得益于私家车的普及。车,让许多家庭说走就走的即兴式旅游成为可能。所以,可以预见的是,旅行社生意将越来越难做。

我们和朋友一家这种说走就走式的旅游已延续了几年,你说玩了什么著名的景点吧,好像想不起来,常常陷入兜兜转转的境地,常常有车到山前却无路的困窘,常常有一路惊险再也不玩的想法,但是,下一次,说走就走的时候,谁也不肯落下。

神州由此分南北——太白山纪行之三

■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凯风自南来。

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

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吹过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经过一阵休息,我们强打精神,按照地图上标的路线出发。这里的针叶林依旧茂密,间或有零星小片的高山草甸。植被上面覆盖的积雪越来越厚,温度也比较低。但天气开始好转,阳光温柔地照着我们。头顶是蓝天白云,我们穿行在落叶松和高山杜鹃中间,如同行进在一幅美丽的画中,心情格外愉快。

过了药王殿,积雪逐渐融化,山路泥泞不堪。我们走到针叶林的边缘,抬眼望去,出现了一大片石河,从山顶奔腾而下。我们看准落脚点,集中注意力,从一块岩石挪到另一块岩石,很艰难,但很刺激。经过一个多小时跋涉,翻上这片石坡后,眼前豁然一亮,我们看到了一个木石结构的道观,孤零零地缩在三面环山的山凹中——玉皇池到了。

经过一天的跋涉,我们十分疲劳。在凛冽的寒风中,见到道长欢迎的样子,我们感动极了。

一阵寒暄,道长得知我们是从镇江来的,很惊讶地问我认不认识一位姓田的先生,还给我看了他的签名。我看后大笑,告诉他我们不仅认识,还是同事,他比我早两天出发,也比我早两天到达玉皇池。他是一个人登山的,很不简单。同行的伙伴都对这位孤胆行者表示钦佩。

玉皇池是一个圆形冰湖,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。湖边全是石头,湖上结满了厚厚的冰,不知道什么原因,靠道观的这边没有结冰,我走近水边,用手试了试水温,寒冷彻骨。抬头望去,此刻雪后天晴,天空湛蓝,夕阳绚丽。四周白雪皑皑,峰峦叠嶂,远处山峰积雪不多,只是静静矗立。

为了补充体力,领队决定晚上不吃干粮,改吃道士做的面条。道观的厨房用石头垒起,四面通风,案板上落满了积雪,地面也结了冰。他们有一个大灶,烧的柴火是从山下背上来的,我

们上山时就看到小道士背柴火,走得比我们快多了。我贡献了六个鸡蛋和几根火腿肠,可能是饿了,觉得做饭时间挺长的,但味道还真不错。饭后我烧了点水,不仅刷了牙洗了脸,还洗了脚,说不出的舒服。

因为风太大,不好扎营,我们就住在道观。下半夜,风停了。圆圆的月亮挂在天上,星星也都清晰明亮,仿佛触手可及。秦岭山脉在夜色中时隐时现,既粗犷又温柔。身旁玉皇池的冰面,泛出明亮而细腻的光芒。此时蓝天白云,万籁无声。

夜里经常醒来,感觉头晕。玉皇池的海拔高度是三千三百米,我想失眠头晕大概就是高山反应了。想着第二天还要冲顶拔仙台,更大的考验、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,耳听得同伴鼾声四起,我却头晕失眠,真是一种煎熬。早上起来,大家都说没睡好,都说只听到别人打呼,自己没睡

着。说完了大家都笑。

在往三爷海的路上,很多驴友下撤了,说是山上积雪太厚,还结了冰,很危险。我们的向导用陕西话嘟囔了一句,那么强的阳光,冰一会不就化了吗?听他这么一说,我们信心大增。沿着玉皇池北坡的岩石堆上山,这段路真不叫路,全是石头堆在一起,要不是每隔一段就有红色油漆画了一条线,还真找不到上山的方向。山坡坡度很陡,背包又重,爬上三爷海时,我都快喘不上气了。

从玉皇池到三爷海再到二爷海,都是三面环山的高山冰湖,我们越走越高,不停地转圈,从一个平台翻上另一个平台。到达二爷海的时候,向导说这就是黑河的源头。居高临下回望它们的时候,积雪基本融化了,玉皇池就像一颗明珠,三爷海和二爷海就像玉葫芦,闪着银光。

毗邻而居

■文/文靖

生活原香

年华向晚,初心不丢,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

人是群居动物。一个村庄,一个小区,一个大院的,聚在一起,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,滋生出一些喜怒哀乐来。

我一朋友爱狗,自己又没时间伺候,就爱屋及乌,帮养邻居的狗。怎么个帮法呢?一天他请我们吃饭,吃完主动要求喂狗去。我跟随其后,看到一只松狮拴在一楼窗户底下,朋友刚把食物倒在狗钵子里,松狮君就吧嗒吧嗒埋头吃起来,也来不及表示一下感谢。站了一会儿,他说,走吧,别给邻居撞见了。

我的父母家,在装修时没经验,使用了公共烟道,导致串烟,后来用玻璃胶怎么堵,都不严实。一次我在那吃完饭,一股洋葱炒蛋的味儿喷薄而来,灌满了厨房,又溢到客厅,父亲叫声“不好”,一个箭步开启抽油烟机,关上厨房门。母亲说,这是三楼,夫妻俩都在厂里上班,一般晚上七点钟开始炒菜,他们每天吃什么我们都知道,又说小夫妻挣钱

挺不容易的。

以前在农村,前后门遥相呼应,搬张小板凳邻居就一边择菜一边拉家常,夏天在后门那家躲阴凉,冬天在前门这家晒太阳,没见谁客气,都是不请自来。那时也不圈院子,户与户之间,畅漾的很,我家大门口靠右,有一棵别人家的枫杨,至少长在那十几年了,小红妈一早去锄豆草,看我妈在,就站在树下扯上两句,卖豆腐的偶尔也会在此撂下担子,揪了草帽扇风。有一年冬天,前门奶奶杀年猪,到了晚上,端了一海碗刚出锅的腌菜烧肉来,作为小孩子,就觉得那个晚上父母的笑容特别多,他们还商量着腊月二十几把第一笼包子送过去呢。

后来进城。千金买户,八百买邻。实际上买户时大多数人并不晓得邻居的情况。新邻居嗓门大,喜欢咚咚敲门,借点酱油,挖勺盐的,这都不是问题。邻居非常勤快,夏天早上五六点

在阳台手洗衣服、冬天晚上十点后在阳台机洗衣服,不冷不热天气她会推开窗户吸着新鲜空气用搓板“庠庠庠”搓洗衣服,还会冷不丁叫一声他的儿子或者丈夫的名字,那声音就犹如爆竹炸在耳边,于是,我们从梦中惊悚地醒来。她把阁楼出租了,装了一淋浴房,紧贴着公共的铁栏杆,为此打翻了我一盆花不说,裹得粗实的进水管就突兀地横在我这边。这些我都忍了。某一天她别出心裁,在我卧室的防盗窗上搭了一根不锈钢竿子,再从楼上垂下一根电缆线,吊住竿子的另一头,然后,她便一件一件晾衣服,等我起床,拉开窗帘,她一家子花花绿绿的衣服便映入眼帘。有一天,我跟她说:“我天天欣赏你们家的内衣……”以后,这头不再搭在我家窗户上了,而是设法搭在了她自个儿窗外的下水管道上。

当然,我们与人为邻,也与花鸟为邻,与自然为邻,我们都是大地上的邻居。我家附近野鸽子特别多,空调挂机上全是白花花的鸟屎。有时候,它们还恶作剧,拉一泡在月季花瓣上,仙人球上,再对准朱顶红的长叶子扔下一坨。它们吐了好多果核在露台上,我仔细辨认过,很像樱桃的核,后来花盆里冒了许多棟树苗,我才明白,是棟树果子。这些家伙还在我长满植物的露台上打架,落下一卷卷灰白色的羽毛。下雨了,它们来檐下躲雨,要么缩着脑袋无视我,要么低沉地发出求偶的咕咕声,拽得很。

宋代徐玑《寄陈西老》诗云:“风度平生友,邻居几十家。前曾乘小醉,访尔一瓿茶。”微醉时候到你家讨一杯茶,顺便倒倒我一天没有吟伴的苦水,这种原生态的邻里关系,像那个文人天下的朝代一样,风轻云淡,令后人无限向往。